我的第二职业

（散文）

马宝国

时下经商热起，风靡全国，世人津津乐道。但有傻瓜谈读书，谈治学，则被讥笑。然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别人谋第二职业，赚钱以备家用；我辈读怡情之书，心乐以度业余。无可无不可。正所谓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有人爱花，有人爱猫。

经商挣钱是乐事，读书著文亦乐事。人生一世，所为何哉？所为乐也。有人以钱为乐，有人以情为乐，有人以孝为乐，有人以礼为乐，有人以忙为乐，有人以闲为乐，有人以酒为乐，有人以烟为乐，有人以谝为乐，有人以逛为乐，有人以家为乐，有人以友为乐，有人以权为乐，有人以尊为乐。有人以生为乐，有人以死为乐，有人以种为主，有人兼而有之，性情不同，乐也各异。吾则以读书为乐。哪怕读书坏了眼神儿，读书坏了身体，读书坏了前程，读书坏了友邻，亦在所不惜。故而于商品大潮之中，寻一波小浪静之处，当粗茶淡饭填饱肚皮之时，你赚你的钱，你觉得快乐，我读我的书，我获得快活。

说到读书，甘甜自现。君不见谁一旦读书入迷，便不分昼夜，不分寒暑，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明暗，不分吵静，不分晴阴，不分雨雾，仰之卧之，侧之坐之，嘻笑之咽泪之，叹气之述说之，叫人看了纳闷，叫人看了解馋，笔者倘因读为文，有拙字见诸报刊，则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眼睛瞪圆之，嗓眼儿发涩之，想被夸赞之，极欲向人炫耀之，骄之傲之，心情畅之，脚下生风之，吃饭囫囵吞枣之，其乐比之何人而不如？人生快乐，要在自身，要在内心，不在于别人评判，说象欧州19世纪的一位诗人所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世上有书呆子，亦有情呆子、钱呆子、玩呆子、官呆子，孰上孰下难分伯仲。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为了得到其第二个丈夫、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10亿美元遗产，不惜动员各方力量与船王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打了18年的官司，虽丢尽了面子，只争回两千万美元，遗产的分配结果使杰姬心满意足。”其痴权程度亦让人瞠目。还是林语堂先生说得好：“人生必有痴，而后有成，痴各不同，或痴于财，或痴于禄，或痴于情，或痴于鱼。各行其是，皆无不可。”

处事各有玄妙，怡情何必讲究方式？读书为乐，实乃人生一大快事，不与老来得子、金屋藏娇、黄粱美梦、一朝发财同日而语又若何焉？世事贵乎自然。只要不犯规章，不违条律，愿意干什么就去干什么，顺其自然，顺乎情理。若果能人人如此，则世间必有大同，幸福降临人间，天使亦该辞职而不愿供奉天庭。我之唯愿读书为乐，终其一生不悔。虽世事不如人意，读书亦乐亦苦，吾亦愿抽一遐而读一书。“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20年来，读书早已成为我的第二职业。

真假李逵之我见

张启文

《水浒》中的李逵是人们公认的一条英雄好汉。李鬼则不然，是个十足的流氓泼皮，他假英雄之美名，黑道剪径，伤害百姓。是冤家路狭，还是老天有意安排，得意忘形的冒牌货终被真李逵识破，并掉了脑袋，怎不令人快哉！

然而故事终归是故事，现实生活中人们却不难发现，不是真的战胜假的，而是假的杀败了真的。诸如假冒伪劣商品，何以招摇市场，坑害群众，大概是：一者，不法分子利欲熏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梁换柱，二者，一些国营企业，不是以优抵劣，而是亦步亦趋，干起“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的勾当；三者，“小王国”的利益迷了某些人的心窍，“人家吃肉，我们喝点汤，有啥不可”等等。于是假冒伪劣便成了灾，不仅败坏了国家、企业声誉，而且伤害了群众利益，甚至威胁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

商品市场上有此毒瘤，用人问题上也不例外。笔者有位“同窗”，在一家建筑企业供职多年，其辛苦耕耘，群众有口皆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在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作品近四百篇，创作剧作多出，多次获得省市地奖励。但因他不谙世故，伤了某些人的面皮，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冷宫”。许多干部职工气愤地说，这不正应验了那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对联么！

又据报纸透露，山东今年在陕西（主要是西安）设点招聘人才，“一次性”就挖走了数千名大学生。有人奇怪：不是有分配计划、指标、户口“卡”着么，李逵们怎么就会飞去“梁山”入伙呢。是的，“梁山”招揽人才，一不要商调，二不要档案，仅凭一张报到派遣证和几份作品或科研成果，就可被“朱贵”们渡到山寨入伙。这确实是太简便了，超越了旧有的“雷池”。但它最大的优点是适应了当前人才市场趋于敞开，提倡供求双向选择的大势，加速了人才流动，解决了企业人才急需，能从根本上推进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时体现了公平竞争机制，是对人事调度中不正之风的反叛，使一批学有专长又无“跳槽”门路的李逵有了用武之地。这有甚不好！

打击假冒伪劣征治不法分子，破除“保护伞”，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急盼解决的问题之一。同样，在人才使用上，对那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人们敲敲警钟，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纠正他们蛮横霸道的作风也势在必行。改革开放呼唤人才，四化建设呼唤人才。

本版编辑　杨乾坤

湘南至粤北月夜乘车行

徐志诚

湘月洒清辉，天旋星逐追。
魂惊衡岳动，心系雁峰回。
五岭披晨蔚，九嶷迎晓绯。
金鸡喔岭上，粤韵醒灵扉。

送　礼（小说）

郭永胜

上班的路上，我从铁哥们儿小李那里得知：处长的儿子将于明天结婚。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平时对咱们也不错，他儿子结婚我自然得给送礼。

把这消息要不要告诉同事们呢？自然是不告诉的好。告诉了他们，大伙儿凑份子，那真有点例行公事的意味；如果不告诉他们，我们办公室就我一个人送礼，那意义就非同一般了，说不定还能让处长特别看重呢。

不过，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告诉他们，免得他们说我为了巴结上司而不顾哥们儿义气。

到了办公室，同事周、武、郑都已来了。我告诉了他们处长儿子明天要结婚的消息。

我原以为大家会积极响应，凑点份子就完事了，可他们的反应竟出奇地冷淡。

周头也不抬地看着报纸说：“既然处长没给咱打招呼，咱就装作不知道。”

武面露难色地说：“这个月发生了经济危机，要再出血，顿顿就得吃咸菜馒头了。”

郑摔过来硬梆梆的几句话：“巴结头儿干啥？谁爱送谁送去，反正我是不送！”

既然如此，我只好一个人送了。

当天晚上，我把一张印有四个老前辈头像的票子用红纸包好，象做贼似地溜进处长家，生怕被同事们看见。处长热情地把我让进铺有红地毯、摆有转角沙发的客厅，递给我一支红塔山，泡了一杯雀巢咖啡。闲扯了几句，我便不好意思地掏出红包。处长做出嗔怪的样子说：“做啥子嘛，拿回去！拿回去！”几番推辞，处长终于笑着收下了。我起身告辞，处长握着我的手把我送到楼梯口，悄悄说：“明天中午在南方酒家请你吃喜酒。”

从处长家出来，我心里很快活，觉得与处长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截。想起我那三位同事，不禁觉得好笑：平时给处长送礼，人家还不见得收呢。这么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却一个比一个不会来事儿，我的傻冒同事们呀。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西装革履地打扮一番，便朝南方酒家走去。

餐厅里好不热闹。霓红灯组成的大红喜字变幻着五颜六色，从组合音响里流淌出来的《爱情圆舞曲》优美的旋律在大厅里回荡，三十多张餐桌上摆满了凉菜、烟、酒和饮料，穿着入时的人们围着桌子谈笑着。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竟意外地发现了同事周！

我们很尴尬地打了个招呼，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同事武、郑不知怎么也冒了出来。我们几乎在同时看见了对方，他俩躲闪不及，便很难为情地与我和周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席间，我故意问他们：“怎么，你们仨也来了？”

周讪讪地一笑，说：“我最后想了想，礼还是应该送的，就改变了主意。”

武一本正经地说：“我从这儿路过，看你们进来了，还以为你们谁请客呢，没想到……”

郑看了看四周，不屑地说：“要不是处长请咱，咱还不想来呢，好象谁没吃过啥。”

我听了，一阵恶心，差点把喝进肚的五粮液吐出来。

穿越藩篱（散文）

刘三余

接受了满车厢的注目礼，在最后一排找到了我的位置，就隐隐约约有点小紧张：从铜川到西安的这趟直达汽车，约摸要三个小时呢。

汽车驶出市区，便努力把目光移向车外秋天的风景线，应接着灰的屋瓦，红的砖墙，黑绿中掺和着些许微黄的庄稼。田埂上，一条走狗象子弹似的向后射去，没有声息。再远处，透明的山岚袅袅婷婷，于夕阳下妖娆着山峦起伏不能自已。

脑子里就泛起柔柔的水，耳畔汽车发动机的嗡嗡声便单调得格外刺激。不由提醒各路神经渐次绷紧，晃晃荡荡坚守着最后的阀门。“外松内紧”——用公安这句行话来概括当时一整个儿的我，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就象执行不同凡响秘密使命的侦查员，外表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暗地里呢，提心吊胆攥紧拳头咬牙切齿竭尽全力，同时还狠心巴望着司机哪怕是出一次车祸，只要停车！

冲击着安全门的浊浪汹汹。呜呼，所谓文学上的“移情”手法，原来是掩耳盗铃的勾当！

尿憋呀！

想象中的自己大叫一声。喉管可怜兮兮的蠕动了几下又蜷缩回勇气。司机若是个毛躁角色，岂不斯文扫地，体面何存？我的武高武大身着笔挺马裤呢的警官呀。

汽车颠簸着向无望的黑夜驶去。

最危险的时刻到了。直觉果断地喊出：停车！司机就熄了火，漫长的两个多小时的焦灼，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原来如此简单！

战战兢兢走到车下，于车尾面向旷野尽情地排泻着，还有快乐的眼泪。一会儿，大雨哗哗地响起来。嗬，车身边一字儿摆开的男性旅人！忍不住睃车上一眼，但见女士们正襟危坐，风度犹存。禁不住叹息，人生旅途，膀胱什么的是自己的，面子是给别人看的，为啥死要面子活受罪呢？继而又想：大而言之，被国人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也不过是一道藩篱罢了。无奈何之际，总有空隙给人当着，又何必作茧自缚，放不开手脚？

翰墨情

杜心元

古代的读书人
离不开笔墨纸砚
他们在吟诗作画抚琴舞剑之前
就苦练翰墨功夫
静坐于斗室之中
一练就是几个春秋几缸墨水
忘了晨昏忘了寒暑甚至忘了自己
他们视文房四宝为修身之器
把挥毫当作一种养性的方式
有时他们也到外面走走
去捕捉天地之灵山水之魂
于思于情于气于韵
功夫日趋精深　超凡脱俗
他们甘居淡泊不媚世苟名
却醉心于书道的无冕之王
面对一张洁白的宣纸
他们胸中便旋起一股狂潮
沿肩沿肘沿腕沿三尺狼毫
一泓千年古泉飞流直下
流出一幅惊世骇俗的墨宝
因为敛起锋芒　深藏不露
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
这很少的一部分便成了稀世珍宝
使我们因相见太晚而痴迷成
这些神品中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

雪后童趣

杨振江　摄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编报部电话：777708　记者部电话：772227转　群工部：775728转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